



論語集解

自六

上

十八
棚

四
元
道
至
堯
曰

服部文庫
117
230
2



117
230
2



論語卷六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三章

何晏集解

古訓仕作士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安國曰

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子曰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玄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

進之門而失其所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

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安國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

論語集解

卷六

三

何晏集解

起增益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 ○南容三

復白圭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心慎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亾未聞好學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

槨孔安國曰顏路顏淵父也家貧 子曰才不才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安國曰鯉孔子之

大夫言從大夫之後包氏曰噫痛傷之聲 天

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顏淵死子曰噫包氏曰噫痛傷之聲 天

哭子天哭子天哭子者若哭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融曰慟哀過也 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孔安國曰不

過哀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 門人厚葬之子

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馬融曰言回有父父意欲聽門人 ○季路

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陳羣曰鬼神及死事難 ○閔子騫侍側

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似重論作仁

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玄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不得其然孔安國曰不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貨曰府仍因也

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王肅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子曰由之鼓瑟

奚為於丘之門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

賤子路故復解之○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

也不及孔安國曰言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愈猶勝也○季氏富於周公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

聚斂而附益之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玄曰小子門人也○柴也

愚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師也僻馬

子曰張才過人羔愚愚直之愚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失在邪僻文過子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

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益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淡遠不

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安國曰

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道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

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

嚴以遠小人言此二者皆可以為善人○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曰賑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

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

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

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

其人之失而正之○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

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子弟自

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曰

然則從之者與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

不從也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子路曰有

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子路曰有

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子路曰有

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子路曰有

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子路曰有

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子路曰有

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子路曰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之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亦學也

窳多○子路曾皙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名點也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

居則曰不吾知也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為治乎子路率爾而對曰率爾先三人對千

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氏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夫子哂之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求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

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

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玄曰我非自

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

服小相謂相點爾何如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鏗爾

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置瑟起

具鏗爾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

無傷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生烈曰善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

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哂之包氏曰為國以禮禮貴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如之何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與孰能為大相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

反禮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一日猶為仁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國曰行善在己不在人顏淵曰請問

其目包氏曰知其必有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鄭玄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

論語集注 卷之四 顏淵第十二

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

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也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可

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

仁亦不得不難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

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

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

可憂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

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

親○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

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不信不立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棘子

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鄭玄曰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子貢

曰棘子城衛大夫

子貢曰棘子城衛大夫

棘子城衛大夫

棘子城衛大夫

棘子城衛大夫

棘子城衛大夫

棘子城衛大夫

棘子城衛大夫

棘子城衛大夫

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

邪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曰二吾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安國曰謂什一而稅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安國曰孰誰也子張問

崇德辨惑包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包氏曰徙義見

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

其死是惑也包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

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包氏曰言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曰化子張問政

論語集注 卷之五 子張問政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

鄭玄曰季康子魯卿諸臣之帥也

○季康子

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安國曰欲多情欲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艸艸尚之風必偃

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艸以

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心察言語見顏

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馬融曰謙尊而光鬼而不

可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佞人假

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馬融曰佞人黨多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氏曰舞雩之處有壇

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

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攻其惡無攻人

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包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

化為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

言乎

孔安國曰富猶盛也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孔安國曰言舜湯有

天下選擇於眾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

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包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道之不可

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

以友輔仁

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論語卷六

論語集注

卷之六

六

千鐘堂藏版

論語卷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何晏集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

以使民民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

則可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

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

賢才無遺○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

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名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

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

子曰野哉由也

孔安國曰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包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一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肅曰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

不如老圃

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

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夫

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

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專猶獨也子曰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也子曰

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陸

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子曰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肅曰荆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矣○子適衛冉子僕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孔

國曰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日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

功○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肅曰勝殘勝暴之人使不為

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

之○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者必三十年

仁政乃成○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

何晏也對曰有政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馬融曰事

者凡行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融曰如有常事

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肅曰以其大要言不能正興國

幾近也有近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

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知如此則

可近曰一言而可罷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

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哭邦乎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哭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

問政鄭玄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

利妨大事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國曰

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包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子貢問曰何

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

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硜硜者小人

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管

人何足算也竹器容斗一升算數也○子曰不得

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

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包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

論語集注 卷之七 子夏問政

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

不可以作巫暨

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鄭玄曰言巫暨不能治無常之人

善夫

包氏曰善南人之言也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安國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

承之

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

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

善者惡者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孔安國曰度才而任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

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於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日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此四者近於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切切悌悌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

切悌悌兄弟怡怡

馬融曰切切悌悌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子曰善

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氏曰即戎就兵可以攻戰

○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四章

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 孔安國曰穀祿也 邦有道當食其祿 邦無道穀

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 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為仁矣 馬融曰克好勝入伐自伐 子日可以為難矣 其功怨已心小怨欲貪欲也

仁則吾不知也 包氏曰四者行之 難者未足以為仁 子曰士而懷居

不足以為士矣 士當志道不求安 而懷其居其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

言危行 包氏曰危厲也邦 有道可以厲言行 邦無道危行言遜 遜順也 厲行不

隨俗順言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億 中故必有言 有言

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

孔安國曰适南 宮敬叔魯大夫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 奭盪舟 孔安國

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 其臣寒浞殺之 因其室 而生 寡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 俱不

得其死然 孔安國曰此二子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

子不答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 稷播殖百穀 故曰躬 稼禹及其身 稷及後世 皆王 适意欲以禹稷

比孔子孔子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 尚德哉若 謙故不答也

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而 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安國曰雖曰 君子猶未能備 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 忠焉能勿誨乎 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 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

之 誨下 子曰為命 禘謀艸創之 孔安國曰禘謀鄭大夫 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

論語集解 卷七 三十一

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軍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待人

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禠謀

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

故鮮有或問子產子日惠人也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問子西日彼哉彼哉馬融日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

問管仲日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夔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日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羊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夔之使至疏

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子日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王肅日貧者善怨富者善驕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子日孟公綽為趙

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孔安國日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

稱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人大職煩故不可為子路問成

人子日若臧武仲之智馬融日魯人臧孫紇公綽之不欲馬融

日孟公綽下莊子之勇周生烈日下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孔安國日加之以禮樂文成亦可以為成人矣日今之成人者何

必然見利思義馬融日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國日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子

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日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孔安國日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日以告者過也夫

論語集解 卷之七 子路問成

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

其不能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其得道嫌

君吾不信也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二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

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

立臧為紇致所而奔鄭玄齊此所謂要君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玄

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日以臣召君不可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

譎譎子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氏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魯襄公從弟

公孫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了糾小白自自呂先人是為桓公

乃殺了糾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子曰管仲非仁

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正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社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社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小君臣小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肅曰經經於於溝瀆之中也管仲

論語集解 卷之七 五十一

召口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成之不足，溪嘉不，外未足多，非死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召口忽不，豈外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安國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

曰：可以為文矣。孔安國曰：行如文，是，可益為文。子曰：衛靈公之無

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器？孔子曰：仲叔圍治賓

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器？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人乎？子曰：其言之不作，則其

為之也難。馬融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陳成子

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

討之。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三子者。馬融曰：我於禮當止，君不當之，謂卿也。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也。馬融曰：孔子出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子路問事君子

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子曰：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末為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蘧伯玉使人

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曰：夫子

何如？

曰：未及也。

曰：何事？

曰：無所不為。

曰：奚以？

曰：無所不為。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羣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子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安

國曰不越其職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

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

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

孔安國曰比方人也

子曰賜也

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

不己知患己不能也

肅曰徒患己之無能

○子曰不逆詐不

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佞乎

色氏曰微生姓畝名

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色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鄭玄曰德者調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德怨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

為其莫知子也

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

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怨己亦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公伯寮

愬子路於季孫

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

子服景伯以告

馬融

曰魯大夫子服何 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

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力能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

辟世孔安國曰世 其次辟地馬融曰去 其次辟色亂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氏曰作者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

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氏曰言孔子知世 子曰擊

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已矣此經經徒信己而 溪則厲淺則揭包氏曰以衣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安國曰高宗股之中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馬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民莫敢不 子路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敬故易使

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孔安國曰口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病猶難也○原

壤夷俟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遜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

國曰叩擊也脛腳脛也闕黨童子將命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童子隅坐

乃有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包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論語卷七

論語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九章

何晏集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俎豆禮器

孔安國曰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玄曰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未禮則不可教以未事

○明日遂行在陳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

匡人之難又之陳會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知小人窮則濫

非為○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

然孔安國曰然謂非與孔安國曰曰非也予以貫

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以知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子

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言任官得其人○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氏曰衡

子曰直哉史魚孔安國曰衛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孔安國曰有道無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氏曰卷而懷謂不與○子曰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久而

也○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

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安國曰

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物之生

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輅馬融曰殷車曰天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

周之冕包氏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莊橫塞耳不在視聽樂則韶舞韶舞樂也

故取之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國曰鄭聲佞人

而使人淫亂危殆王肅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當放遠之○子曰人而無遠慮

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子

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

怨○子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

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其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玄曰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難矣哉言終無成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玄曰義以為質謂操行遜以出之謂言語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包氏曰君子但

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己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

病也○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孔安國曰

子雖衆不相私○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氏曰有言者不必助義之與此

有德故不可王肅曰不可以不以人廢言無德而廢善言子貢問

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融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

阿私所以直道而行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氏曰古

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亾矣夫包氏曰有

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安國曰巧言利己則亂德義小不忍則

亂大謀王肅曰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或衆阿

也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過矣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子曰過而不改是謂

如學也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玄曰餒餓也

雖得之必失之包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包氏曰不嚴以臨之

則民不敬從其上

論語集解

卷之八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王肅

日動必以禮然後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之道淡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

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融

而生者仁最為甚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

而死者也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子曰當仁不讓於

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安

國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安國曰先盡九然後食祿 ○子曰有教無類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

種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孔安

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 ○師冕見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名冕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

斯某在斯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

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有

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安國曰冉求

論語集解 卷八 孔子 論語集解

為季氏宰相其室而為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

為附庸在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孔安國曰已屬其域中

何用滅之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安國曰

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當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包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櫃中是誰之過

與馬融曰柙檻也櫃櫃也失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

於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舍曰欲之而必

更為之辭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安國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

治之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氏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

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崩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

論語集解 卷八 孔子 論語集解

論語集解 卷八 孔子 論語集解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於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孔子曰：天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

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成於桓侯。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

二世而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安國曰：制之由君。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孔安國曰：無所非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

世矣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安國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便辟，友便辟，損矣。馬融曰：便辟，巧避人

友善柔，馬融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玄曰：便佞，也。謂佞而辨。○孔子曰：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王肅曰：佚遊，出

論語集解

樂

鍾堂藏版

入不樂宴樂損矣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孔子曰侍

於君子有三愆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

日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日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孔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孔安國曰得貪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

天之命也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畏聖人之言淡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直而不肆

故狎之侮聖人之言不可不知之故侮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

止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

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

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

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

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

論語集解 卷八 金堂藏版

河曲之中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王肅曰此所謂以德行爲稱者 ○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馬融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

有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 鯉趨而過庭曰學

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

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

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 邦君之妻

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

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孔安

國曰小君若夫人之稱對異所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卷八

論語集解 卷八 金堂藏版

論語集解 卷九 何晏集解

論語卷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四章

何晏集解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

見孔子

歸孔子豚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

孔子時其亾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謂孔子曰來予

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融曰言

孔子不仕是懷實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可為有知

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

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安

豚 一本歸之字遺孔子

論語集解 卷九 何晏集解

國日以順辭免害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安國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夫子莞爾而笑

莞爾小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天道 子游對曰

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人和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戲以

行也國曰從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 ○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

而子曰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

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子張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安國曰不見侮 寬則得眾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惠則足以使人 ○弗

肸召子欲往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不入其國 弗

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

深息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
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
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

南此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下六事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孔安國曰謂仁知信直勇剛也

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安國曰仁者愛物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

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

國曰典引可以觀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安國曰羣

可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邇近也多

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

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

南召南國風之始樂淑女以配君子三綱子曰禮

之晉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

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

非但謂鐘鼓而已○子曰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佞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

穿壁窺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

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日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入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此所以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孔安國曰言其不可與事君

得之也患得之 患得之者患不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 鄭玄曰無所不至者 子曰古者

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 包氏曰言古者 古之狂

也肆 包氏曰肆極意敢言 今之狂也蕩 孔安國曰蕩無所據 古之矜也廉

馬融曰有廉隅 今之矜也忿戾 孔安國曰惡理多怒 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王肅曰巧言無實令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包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 惡利

口之覆邦家也 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 子

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言之為益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琴

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命將命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

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夏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柎之火冬取柞檀之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器食言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女安則為之孔安國曰言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

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器天下之通器也

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注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貢曰君

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包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

馬融曰空室塞也惡果敢而窒者

孔安國曰微妙也抄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

人之意以為己有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託以為直者

包氏曰託謂攻發人之陰私○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

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卑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一柳下惠為士師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日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二最貴季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老不能用○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廢朝禮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作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往者不可諫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猶可追孔安國曰自今已來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氏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

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焉馬融曰言數周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滔

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

法已之為士則耒而不輟鄭玄曰耒覆種也輟止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己意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吾非斯人徒與而誰與孔

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子路從而後遇丈

人以杖荷蓀包氏曰丈人老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

體不分殖五穀誰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子路

拱而立未知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

曰雷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

其廢之孔安國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包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

知之矣包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自必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

逸者包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

齊與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

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

而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身中清廢

中權馬融曰清純絜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

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

楚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

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鼓方叔入於河包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

居其河內也播鼗武人於漢孔安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

襄入於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周公謂魯公

曰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

人親易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

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周

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包氏

日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

論語卷九

論語卷十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何晏集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安國曰致命不受其身見得思義祭思敬

器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

能為有焉能為亾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

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人何

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氏

曰友交當如子夏○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小道謂 致遠恐泥包氏曰泥難不通 是以君子不為也○子

夏曰日知其所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

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孔安國曰廣切

問而近思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

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

子學以立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

實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

言也厲鄭玄曰厲嚴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

則以為厲已也王肅曰厲猶病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

也孔安國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

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包氏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未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

本之則無 子夏聞之曰噫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 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

以小事後將 譬諸艸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艸

木異類區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融曰君子之道言學當以次

人但能灑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

○子游曰卷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子游曰吾友

張也為難能也包氏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曾子曰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卷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卷必自致盡○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

改全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包氏曰陽膚曾子弟也問於

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卷天下後世憎其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

之於○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更改也○衛公孫朝馬融曰朝

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

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叔孫

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日子貢賢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闞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包氏曰

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包氏曰夫子謂武叔○叔孫武叔毀仲

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

古訓也字無

日月也

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欲自絕棄於

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首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日子為恭

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

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

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

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

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曰予小子履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之文

有罪不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

敢赦包氏曰順天奉法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位有罪過不可隱蔽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

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氏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曰權秤也量斗斛

所重民食饗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器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孔安國曰言政敏公平則民說矣凡

此二帝二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

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安國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素本無天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日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而吝，蓋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國曰命，謂窮達之分。日聽言，則別其是非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卷十

讀書集解 卷十 全 千鍾堂藏版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享保十七年壬子二月穀旦

武江書肆

千鍾堂

須原茂兵衛壽梓

